

当保罗·兰德遇见 AIGC：人机协同的设计智慧

师艳佳, 鲍昱蓉

西安工业大学设计学院, 陕西西安, 中国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推进了设计领域的效率革新, 同时也带来创意内涵缺失的问题。AIGC工具可批量生成风格化图像, 却往往缺少核心理念与战略层面的深度。本文借助现代主义设计师保罗·兰德以理念为中心的设计思想体系, 采用案例比较研究方法, 探讨其在高水平人机协作设计流程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指出, 兰德所提出的理念先行、形式简化与游戏精神三项原则, 能够推动设计师实现从风格操作者向策略导演及概念策展人的转型, 使AIGC工具成为实现深度设计思维的高效伙伴。本研究为AIGC背景下的设计实践与教学创新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参考。

【关键词】 保罗·兰德; AIGC; 人机协同; 设计哲学; 理念引导

1. 引言

在技术迅速迭代的推动下, AIGC 已在设计行业实现广泛应用。根据对权威市场预测数据的综合测算(见表1), 至2025年, 全球AIGC数字创意软件市场规模将达到296亿美元, 以数字图像及绘图软件为核心的AIGC设计领域, 其整体市场规模预计将占据全球AIGC市场的约30%。其中, 与平面设计、插画和概念艺术创作直接相关的数字图像及绘图软件, 其市场规模预计为91亿美元, 独占全球近一成(9.3%)的份额。这一数据充分证明了AIGC技术在设计产业中巨大的应用深度与商业影响力, 也为本研究探讨在此技术浪潮下如何坚守与融入“理念先行”的设计哲学, 提供了迫切的现实语境。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等工具凭借出色的自然语言解析及图像生成能力, 大幅降低设计的技术门槛, 推动视觉表现进入“大众化”生产阶段。然而表象之下, 折射出整个行业对自身专业价值的深刻隐忧。设计界近年出现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 普通用户借助“赛博朋克”“极简风格”等简单指令即可生成数量可观且外观专业的图像作品, 这使设计师的专业地位受到广泛挑战。该现象被业内归纳为“风格漂移”, 即设计成果往往停留于视觉符号的机械组合, 缺乏深层的概念支持与文化意涵, 最终落入形式完备但观念贫乏的创作困境。

本文将AIGC技术与保罗·兰德的经典设计理论进行交叉融合。由他创作的IBM(如图1所示)、ABC(如图2所示)等企业视觉系统, 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检验仍保持鲜明的识别特征, 其持久影响力正是源于对短暂流行趋势

的超越、对表层风格的超越, 回归设计创作的本质追求。本研究主张, 保罗·兰德构建的以“理念”为核心的设计哲学框架, 既构成其个人艺术成就的根基, 也为AIGC环境下的人机协作设计提供方法论依据, 辅助设计师在技术演进中巩固专业主体地位。

表1. 2025年AIGC在设计领域的市场规模预测

区域	细分区域	2025年市场规模	占全球AIGC市场比例
全球市场	AIGC数字创意软件(总体)	296亿美元	约30%
	数字图像及绘图软件	91亿美元	约9.3%
	数字视频创意软件	131亿美元	约13.4%
	其他创意软件(3D/音效等)	74亿美元	约7.3%

数据来源: 根据IDC、艾瑞咨询等机构公开数据整理



图1. IBM标识



图2. ABC标识

2. 保罗·兰德设计理念的核心要义

2.1 设计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构建

保罗·兰德在《设计的思想》中明确提出：“设计本质上是构建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视觉关系”[1]。对他而言，形式不应是孤立的审美表现，而应成为理念内容的外在转化，这一论断精准地揭示了设计的结构性本质。在保罗·兰德的设计体系中，“理念”是设计的绝对起点与核心内容，形式则是该理念的视觉化呈现与外化结果，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为形式而形式的设计，认为那仅是空洞的装饰。这种“理念先行”的思想，在他的经典作品中得到了极致体现。他为IBM设计的“眼睛蜜蜂M”海报（如图3所示），其中最为巧妙的就是基于眼睛“i”和蜜蜂“B”的视觉象征，结合使用已经为人所熟知的IBM公司标志的设计元素——字母“M”。在这里，眼睛代表对人类的关爱，蜜蜂代表辛勤地劳动，“M”代表信息与科技，隐喻该公司对技术创新的不断追求，简练的画面传递着丰富的信息。该海报幽默风趣的形式合乎美国人幽默的生活情趣，将抽象理念转化为生动的视觉形式。这种“观念是形式的内容”的坚持，确立了理念在设计创作中的基础地位——设计必须始于对概念的深度挖掘，形式则是理念推导的必然结果。平面设计中的图形设计就是一种视觉语言的符号化处理。艺术被感知和发现的基础是其特质与人的心灵形成共鸣，在设计师手里，这些都通过观察、描述、总结事物特点而获得，从观察到呈现的思维加工过程，本身也是可以用来进行发散和联想的设计基础思维[2]。

这一“理念先行”的原则，也为当下AIGC的设计实践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批判性框架与方法论指引。它从根本上规训了AIGC的工具属性，要求其使用流程必须从漫无目标的“风格提示”转向由核心理念导航的“概念可视化”。设计师从原有的“手工创作主体”逐渐转变为“创意引导者”与“系统训练师”，其角色正向更高层次的策略与审美判断迁移[3]。具体而言，设计师的角色不再是寻找精准的“风格咒语”，而是转化为构建意义的“关系架构师”，其首要任务是将抽象理念（如“智慧的连接点”）转化为定义了视觉元素间内在关联的结构化指令（如“一条单线同时构成生长的树与电路板”）。这不仅彻底改变了AIGC工作的逻辑起点，更将设计权重从人工智能的“生成”环节，重新锚定在人类设计师的“定义”与“决策”环节，确保了技术产出具有不

可或缺的理念深度与战略价值。保罗·兰德曾犀利地指出：“一个标识若无法传达概念，其便退化为纯粹的装饰，而设计一旦沦为装饰，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因此，设计行为必须始于对一个抽象概念的深度挖掘与精准定义，而形式则是这一理念推导下的必然视觉结果。



图3.《眼睛蜜蜂M》

2.2 游戏成为探索的途径

保罗·兰德的“游戏”概念并非指随意的娱乐行为，而是代表在限定条件下进行的系统性创新方法。他在《设计的思想》中呈现的大量拼贴作品，如《真实、艺术、表达》（如图4所示），是运用拼贴方式与手法所创作的经典代表作品，而这些作品也代表着当时美国同类设计的最高水准，兰德将照片拼贴的图案、绘画插图，或是简短明确的文字标题都井然有序地安排在同一版面中，同时在兰德的设计中布满了普通设计师不敢运用的补色对比、单纯的几何图像和繁杂的有机图案的混合运用、照片的拼贴方式与大色域的组合运用。透过他对于节奏的掌控、独特的设计概念以及品位等方面的能力，我们不难看出保罗·兰德对于设计的深入理解，以及对人整体视觉心理的掌控。透过对拼贴艺术手段的使用，兰德创造出了一种以聚集视觉引力、多重内容和丰富视觉趣味的视觉艺术世界，并构筑起了自身的感官世界与广大受众之间的桥梁。这种游戏是严肃的艺术实践，始终围绕具体设计问题展开，成为激发创新解决方案的关键机制。拼贴艺术出现后一直受到大众的欢迎，将其艺术表现手法经过创新转换成一种设计思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视觉设计的发展[4]。众多视觉拼贴创作论

释的，不仅仅是美学和技术方面的价值，更多的是诠释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及生活观念，同时也传达着这个时代人们共同的精神面貌[5]。拼贴策略源于艺术家对自身边缘地位的认识和表达，从方法论角度看，这种在既定理念约束下进行的探索方式，与 AIGC 设计流程中基于核心概念进行提示词调整和风格融合的过程具有内在一致性，都是通过有限的自由探索寻找最佳解决方案。保罗·兰德本人将这种过程视为“产生想法的最有效方式”，它既是激发创意的引擎，也是连接稳固理念与多变形式之间的动态桥梁。



图 4. 《真实、艺术、表达》

2.3 简化作为传达的目标

在极简主义风尚影响下，简约不仅成为现代设计的重要风格特征，而且在诸多设计大师的阐释与演绎下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设计文化思潮，构筑起现代设计的一道独特风景线[6]。保罗·兰德是美国第一位探索简约人性化现代设计的先驱。他的设计作品能巧妙地处理立体主义的线条、色彩、空间、明暗造型能力，并能使观众轻松理解设计内容，使内容信息得以准确、快速地传达。他认为设计不应简单地以功能为最终目标，而应满足大众欣赏的要求。设计要有趣、生动和吸引人，因此为了吸引公众，使公众能够记住传播的内涵，兰德利用人们熟悉的视觉符号进行视觉表达，并采用多种图形化的方法使视觉信息更加清晰和富有创意，他经常使用动态和意想不到的元素，并以拼贴和摄影为综合手段，将概念、形象、肌理甚至实物融为一体，这在兰德的企业形象设计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如图 5 所示）。其根本目标不在于追求视觉的极简主义，而是为了实现核心理念的更高效与持久传达。他强调“简化是深度分析后的必然结果，而非形式分析的初衷”。这意味着真正的简化建立

在对设计对象本质特征的透彻理解基础上，一个经过高度简化的设计作品能够超越短期审美潮流，具备跨越时代的美学品质，并在不同尺度与媒介环境中保持清晰的识别特征。这一原则为评估 AIGC 生成成果提供了关键标准：优秀的 AI 辅助设计应当直指本质，通过形式上的纯粹性实现理念的准确传达，而非停留在表面的风格模仿。这种融合不仅能提高设计效率，还能让作品更独特、更具创造性，拓宽了设计思路，对设计行业具有革命性意义，为设计师设计出更复杂、更精细、更具创造力的作品提供了更多可能[7]。



图 5. 兰德企业形象设计

3. 基于保罗·兰德设计哲学指导的 AIGC 设计实对比

为系统验证保罗·兰德设计哲学的实践指导价值，并直观呈现其引领的范式转换，本研究构建了 AIGC 设计流程，清晰地揭示了“兰德式人机协同流程”与“常规 AIGC 流程”在结构逻辑与输出质量上产生差异的原因。

在此实验过程中，常规 AIGC 流程（对照组）呈现为单一的线性结构，其起点是模糊的风格指令，终点是 AIGC 工具随机生成的形式化结果。相比之下，兰德式流程（实验组）则构建了一个以“理念”为导航的环形迭代系统。在此系统内，设计师的角色更为突出，兰德的三大原则作为核心机制深度嵌入每个环节，确保了流程的输出深度。设计师需要推动人机协作，重塑设计价值，引领设计向人性化、跨领域融合的方向发展[8]。

3.1 设计流程执行与产出

基于此方法论框架，本研究设定了虚拟设计项目“Nexus 未来主义公共图书馆”品牌标识，并分别通过上述两种流程进行创作实践与对比。

实验组采用兰德式人机协作模式开展工

作。首先确立“智慧的连接点”作为核心概念，旨在表现知识、人类与科技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随后基于此理念构建结构化指令：“a single continuous black line forming both a growing tree and a circuit board, minimalist logo”，该提示词明确了视觉要素的内在联系与形式特征。最后从AIGC工具Midjourney生成的大量方案中，依照兰德设计准则筛选最具概念表现力与形式美感的方案（如图6所示）。

对照组则采用常规AIGC设计流程，直接使用“futuristic library logo, minimalist, geometric, clean lines, vector”等风格导向的模糊指令，缺乏明确的理念引导（如图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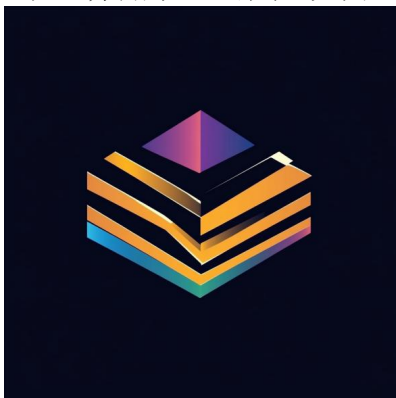


图6.实验组



图7.对照组

Midjourney是一种生成式AI平台，可根据自然语言输入（称为“提示”）生成图像，因此，优化命令输入至关重要[9]。此工具在训练过程中吸收了海量的设计数据，其默认输出本身就已经是“社会平均审美”的体现。对照组直接调用这种平均审美，容易产生第一眼“漂亮”但缺乏个性的结果。

对比分析显示，实验组方案通过“树形—电路”的异质同构方式，生动呈现了“连接”与“智慧”的核心概念，构建了丰富的视觉叙事结构。而对照组方案仅呈现抽象的书籍形象，概念表达薄弱，体现了兰德所批评的缺乏理念支撑的形式主义倾向。在形式处理方面，

实验组方案采用单线勾勒手法，展现出超越时代的美学特质与多场景适应能力。对照组则为追求未来感而添加了大量切割线与棱角细节，这些装饰元素既功能冗余，也容易随着设计风尚演变而显得陈旧。实验组方案还通过正负空间的巧妙运用，使观看者能够在树木与电路的双重意象之间自由转换认知，创造持续的视觉探索乐趣，体现了兰德提倡的游戏精神。相较之下，对照组方案的功能局限于单一图标识别，表达方式直接而缺乏深度。在此过程中，Midjourney并不拘泥于特定的创作模式，而是广泛吸纳不同流派的精髓，展现全新的艺术表现手法[10]。

4.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验证，证实了保罗·兰德的设计哲学在AIGC时代依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针对当前AI生成设计普遍存在的创意深度不足问题，兰德的经典理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设计师的角色实现了本质性转变。他们不再仅仅是模仿风格或操作工具的技术人员，而是需要承担多重专业职责：作为界定核心创意概念的战略制定者、从大量生成结果中筛选优质方案的评审者，以及确保最终输出符合专业标准的品质把控者。同时，兰德的理论为规范AIGC工具的性能提供了依据。AI生成技术由此从无序的风格模仿工具升级为可控的概念可视化辅助工具，其核心价值不再是替代人类创意，而是通过拓展创意探索的边界，将设计师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专注于更具战略性的创新实践，更大幅度地缩短了创意设计构思阶段的周期成本，从根本上重构了设计决策的逻辑范式，进而实现设计效率与需求匹配精准度的双重跃升。这种变革对设计教育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教育中过度强调软件技能和流行风格的倾向亟待纠正，未来的培养重点应转向设计思维方法、批判性思考能力以及设计理论与哲学基础的构建。创新思维培养是艺术设计专业基础课程的主要任务之一，能够使学生在接触专业学习时能养成一种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通过整合不同的创新思维方法，设计师才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挑战，创造出更具市场吸引力的产品只有这样，新一代设计师才能具备驾驭AI技术的核心能力，避免在技术迭代中被边缘化。随着图像生成技术的普及，兰德倡导的“理念优先”原则愈发彰显其现实意义。这一原则不仅明确了优秀设计的评判

标准,更界定了设计师在技术浪潮中不可替代的专业价值。兰德的思想遗产启示我们:工具技术终将不断更新,但深刻的设计思维始终是创造力的根本。

参考文献

- [1] Rand, P. *Thoughts on Design* (M).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70.
- [2] 代磊,阮后贝.从保罗·兰德作品探析图形语言设计[J].丝网印刷,2023,(11):63-65. DOI:10.20084/j.cnki.1002-4867.2023.11.016.
- [3] 王子琪.艺术性的重构:设计师从“技术中介者”到“战略行动者”的身份转型[J].创意与设计,2025,(03):20-26.
- [4] 李贺,金成年.从传统到智能:设计工具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发展趋势研究[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5,5(23)33-35.
- [5] 叶静波.拼贴艺术表现手法融入视觉设计的应用探索[J].美术教育研究,2023,(16):109-111.
- [6] 吴熙.图像解构与材料重组——从西方现代艺术看绘画中的“拼贴意识”[J].中国美术,2025,(03)95-100.
- [7] 管宁,侯婕.中华审美智慧与生活美学的文化选择——以简约设计及其文化渊源为中心[J].人文杂志,2025,(10):11-19. DOI:10.15895/j.cnki.rwzz.2025.10.005.
- [8] 邱士婷.情感与理性:人工智能在设计美学中的平衡之道[J].上海轻工业,2026,(01):66-68.
- [9] 谢良辰.MIDJOURNEY AI 融入环境设计:引领未来创新[J].设计,2026,39(01):80-83. DOI:10.20055/j.cnki.1003-0069.003169.
- [10] 陈哲,刘蓓蓓.论 AI 绘画的艺术创作潜力与面临的挑战——以 Midjourney 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25,(24):59-61.